

江苏作家文丛

# 我的大海翻滚火焰

柳荫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MY SEA IN FLAMES

Flames billow in my sea  
Waves surge in my heart

ISBN 7-80153-9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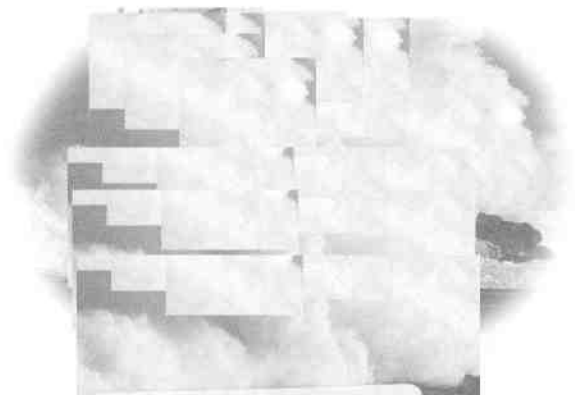
9 787801 539090 >

ISBN 7-80153-909-5/1·083

本册定价: 36.00 元

柳荫诗集 1984 - 2004

# 我的大海翻滚火焰



人民日报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海翻滚火焰/柳荫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12  
ISBN 7-80153-909-5

I. 我… II. 柳…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44316 号

书 名:我的大海翻滚火焰

---

著 者:柳 荫  
责任编辑:孙 琳

---

出 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编:100733)

发 行:新华书店  
印刷者:南京金灿印务有限公司

---

字 数:25千字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0  
印 次: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7-80153-909-5/I·083  
定 价:36.00元



柳荫，原名麻旭亮，1967年生于浙江台州，大海的涛声唤醒了他少年的灵魂。先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后获南京大学中荷国际（南京大学——荷兰马斯特利赫特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从事三年水利工程技术工作之后，在管理和经济类刊物任编辑，现于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事社会发展研究等工作。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7年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多年以来，在诗歌创作中始终保持独立高远的精神和品质，坚持探索创新、兼收并蓄，重视对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双重提炼，抗拒当今诗界普遍存在的无病呻吟、艰涩晦暗及伪诗非诗泛滥的不良倾向，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一位重要诗人。其诗歌作品内容丰富广泛，格调清新健康，手法变化多姿，风格恢弘大气，作品多次获奖并入选不同的选本，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另外，他创作和发表的漫想式笔记作品，曾被不少报刊选作卷首语，深受读者的欢迎。

每十年编一本诗选是柳荫诗歌创作的总结方式，1995年曾出版了个人第一个十年诗集《柳荫诗选》（江苏文艺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柳荫诗集1984-2004：我的大海翻滚火焰》是二十年诗作的精选集。其笔记集《柳荫笔记》也即将出版。

1987年曾参加江苏作协举办的第一届青年作家读书班，未料十二年后再次参加青年作家读书班。4月3日在油菜花浓郁的芬芳中尽领皖南风光后，傍晚时分又与诸位师、友登上黄山之巅，忘却了劳累，你唱我和，兴致盎然，有感而作小诗以记之：

朝闻皖南秀 暮上黄山峰  
天高散闲云 风疾舞劲松  
长歌生意气 短吟发心胸  
诗情今无限 比兴逐夜浓

柳荫  
1999.4.8 记于南京

1987年曾参加江苏作协举办的第一届青年作家读书班，未料十二年后再次参加青年作家读书班。4月3日在油菜花浓郁的芬芳中尽领皖南风光后，傍晚时分又与诸位师、友登上黄山之巅，忘却了劳累，你唱我和，兴致盎然，有感而作小诗以记之：

朝闻皖南秀 暮上黄山峰  
天高散闲云 风疾舞劲松  
长歌生意气 短吟发心胸  
诗情今无限 比兴逐夜浓

# 总序

杨承志

省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刚刚落下帷幕,由省作协创作中心组织编辑的“江苏作家文丛”陆续出版发行了。这套从省作协会员作品中选编出来的系列作品既是对会员文学创作成果的一次展示,也是向省作协“六代会”献出的一份礼物。

省作协有 20 余位专业作家,他们不仅代表着江苏文坛的整体水平,而且也代表了当今中国文坛的实力。许多作家的文学成就,在全国乃至在世界文坛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但是,江苏是一个泱泱 7000 万人口的经济大省,仅靠 20 余位专业作家的创作,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要求的。江苏文坛除了有 20 多人的专业作家,还有一支庞大的业余创作人才队伍。据统计,省作协现已有全国作家协会会员 253 人,省作协会员 1458 人,这个数字在江苏 7000 万人口比例中虽然微不足道,但他们是繁荣江苏文学的重要创作力量。他们每年都有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或发表,在江苏精神文明建设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中,除少数同志从事文学专业工作外,大多数同志工作在其他各个领域,文学创作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应当说,他们的创作环境和创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是他们凭着一颗对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赤诚的热爱之心,利用业余时间,克服各种困难,进行文学采访和写作。此次入选“江苏作家文丛”的作品的作者,都是长期工作在“两个文明”建设第一线的机关、工厂、农村、部队以

及建设工地的干部、职员、普通工人和军人。他们有的结合本职工作,有的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的不顾年老体衰,潜心文学创作,笔耕不辍,其精神实在可嘉!

近些年来,省作协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实现省五次作代会提出的“两个前列”,即走在建设文化大省的前列,走在发展中国文学的前列的工作定位,坚持以繁荣创作为中心,取得了丰硕喜人的文学创作成果,涌现出了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文学作品。但是,在江苏文学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我省文学的现状还不能适应伟大时代的要求,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仍然需要我们的专业作家和全体作协会员围绕繁荣创作这个中心,以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努力。因此,“江苏作家文丛”的编辑出版,既是一次会员创作成就的展示,也是对会员进行业余文学创作的一次激励和鼓励。相信“江苏作家文丛”的出版发行,将对繁荣我省文学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在,省委、省政府正带领全省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我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苏文学任重而道远。希望我省广大作家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牢牢掌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为江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更多优秀的精神粮食,为建设文化大省,发展中国文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



## 致 读 者

就如一个拾海者，在海涂上忙碌时，总不时回看、清数背篓里所拾到的小海鲜；或如一个热爱风景的旅行者，在居家的闲暇时，翻看旧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相片，我在编选自己二十年诗集的时光中，感到无垠的充实和幸福。作为一个诗人，这样既可以怀念充满激情与诗意的岁月，怀念在追求中成长的旅程，也可以回顾自己的青春曾凭借诗歌的方式，和我们的国家、土地、人民一道成为一段历史的共同见证。

一个诗人个人的快乐和忧愁、希望和哀伤的经验并不能成为其优秀或杰出的理由和依据，然而他是人类的一个分子，他个人的经验无疑是人类共同经验的组成部分。他的描述、理解、感觉和他的见识、反思或预言，总能够在不同的角度和程度满足阅读的预期，激发全新的想象，给人独特的启迪并引发共鸣与思考。对此我是如此自信并认为那就是对我的巨大报偿。

对真、善、美的不懈歌唱与追求，注定了诗人自身的辛勤和磨难，同时也提升了幸福和崇高。对真理的忠贞、对自然的向往、对爱情的礼赞、对苦难的咀嚼、对自由的梦想，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热情讴歌、对黑暗与丑恶的诅咒抨击、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忧患与终极关怀等等，都构成了诗人广阔又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构成了我诗歌的基调和主题。在喧哗嘈杂中保持清醒与独立的姿态，在无限的有限中倾心于宁静和澹泊的空灵，甚至对桃花源式



的乌托邦世界的无奈觊觎，都是一个诗人穿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足迹，是诗人面对真实或虚幻境界的率真表白。

加速的时代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我们既无法把握，更难以预测。不过还有诗人尚在作祷祝式的颂词和哀歌。但诗歌不可能是异化了的宗教，诗人不应当做所谓的殉道者，在我们的心灵逐渐变得宽阔和自由之后，智慧的灯将明亮地照到更远的角落，歌声也渐渐地大气、宽广、雄浑起来。

尊敬的读者，谢谢你阅读我的诗集。当人类栖居地上的诗意在挤压、破坏、践踏中慢慢消失的时候，我深知你和我一样对它充满渴望和怀念，并在不停地以生命的个体作不同方式的真诚呼唤，因此我虔诚地将《柳荫诗集 1984—2004：我的大海翻滚火焰》捧到你的面前，深感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与你一道共同发现、挖掘、汲取诗歌这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的泉水，并期待它能给你带来点滴清冽、甘甜和光明。

作者

2004年11月于南京



## 再致读者

一个诗人是不太情愿用诗歌之外的其他文字形式来表达他的所想所思的，好像那样做是对诗本身的轻视。但诗的局限性和纯粹性往往迫使诗人有时不得不违背坚持的原则，用其他文学形式记录他的思考和情感，其中，笔记就是最普遍的方式。诗人的笔记是对诗歌及其写作的点滴见解，是对自己创作过程的零碎感想和回忆，是对自然、人生、心灵的些许旁白。相比诗歌创作而言，笔记的写作有可能处于较为宁静、平和、理性的气氛中，因此类似的独白式文字或许具有扎实的生命力。我至今主要用诗歌和笔记的形式来写作，甚至连稍长些的散文都极少为之，因为我相信文字所包涵的丰富信息与巨大容量，表达所思所想只需少许就已经绰绰有余。

在我诗集的编选工作即将完成之际，顿然想到这些年来散落的笔记作品，是我诗歌创作的补充或曰补白，早期的作品尖锐、锋利乃至偏颇，近期的则可能渐渐趋于沉稳、深邃、简洁一些。虽然拿去发表的不多，但发表的如《向我的尸体告别》四篇（载《南京日报》）、《致诗人》四篇（载《诗歌报》）、《在光明与黑暗的临界》四篇（载《风流一代》）等反响强烈，还有不少散章被许多报刊选作卷首语。恰逢编辑二十年诗集，又珍惜诗歌版面一侧的空余之地，故嵌入主要是新近阶段写的49篇笔记，并视此为小小的创新之举。

或许诗歌从来是孤芳自赏的，笔记作品却有着比诗较强的亲



## 柳荫诗集·再致读者

和力,我同样衷心感谢您的阅读。我们仿如林中的赶路人,不断协调心内、心外的光亮,寻找着适合自然和心灵的节拍与频率;又仿如都举着这些灵魂的灯,彼此照耀、温暖,为的是一齐来减少我们在共存的世界、在个体生命旅途中的暗黑和寂寞。

作者

2004年11月于南京



## 作为一个诗人

柳 荫

在时光毫不留情的奔流中，我感受到它的伟大、迅捷、来势不凡，就像若干年前我们曾听到过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之类的豪语。但我隐约地感觉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不断地失落或遭放弃。物质文明扩大的战果所带来的诱惑和淹没，使我们有些窒息乃至迷茫，感到灵魂深处两种力量无声角逐中的偏向。也许原因总该归结于人类生命中天真烂漫的本性和逐物夺利的活动原本是不可调和、不可妥协的。我想起荷尔德林唱到的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的诗意逐渐被物意所侵占和替代，物意的人类可能被异化为机器、武器乃至其它各种实用的工具。

当然，我这样的说法有些概念化、片面化了。更适当地说，物质文明特别是它由于科技进步而生产的巨大飞跃，打破了童话和神话点缀的世界，打破了千百年来宗教渲染和刻意创造的氛围，同时也实在地打破了笼罩于我们心灵上空一种神秘莫测、变化飘忽的美。而与宗教、神话相类似、相趋同、相关联的含有神秘、高尚气息的诗歌与艺术也仿若剩下一个孑然的影子，行走在物质堆满的石砾大道上，虽仍具风度，却显得单薄、憔悴。另外，矛盾有其两面性，当人类逐渐撕下一层温柔的面纱去直视真实，又难免叹息：物质文明的增长，好像增加了人自身的自由，诸如科技使人的手臂因机器变长、变得更富有效用，人的视觉、听觉因先进的仪表得



到了延伸和趋于敏锐，金钱的挥霍带给人奢侈和纵欲的方便，但人尚是思想着的一支芦苇，他永不知足的灵魂是一道深沟，无法见底，带有与生俱来的种种困扰，而这决非富裕的物质生活和发达的科学技术所能排除。人们往往在匆忙间隙回转头来想起艺术、诗歌，它们的美好又像一带开阔、碧绿的草地，收留人们流浪、回归的灵魂，浮现的诗意总无声地重新萦绕于脑际。特别是人们惊觉自周物质充实的世界只如灿烂日光下的沙漠，心灵的影子被炙烤着无处遁逃的时刻，才顿悟生命原本的意义和诗歌、艺术不可轻视的价值。

诗歌是一项统一于孤独和自由的事业，诗人更执着于宁静、平淡，乐意在历史的长河中延伸人类的心灵私语，乐意于寂寞和静谧中带给灵魂以片刻的发泄和安慰。于我个人而言，许多东西早就游离于心灵之外，深深地感受着诗歌所带来的不羁和美好。当然，不是说诗人可升华为圣人，可以超尘脱俗，更不是言作为一个诗人，就该恐惧、逃避、诅咒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是假想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除了保持自然、人口、环境的和谐发展外，诗歌及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似也应同步竞长，以减轻来自物质的过大的压力，以促进人类在各个文明之间的同步、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当然只是愿望，比翼双飞而又默契和睦的境界总难以实现。同样，作为一个诗人，在今天生存又是多么的艰难，这为众所共知的。人们见到一个诗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现在还写诗吗？这一无意的询问在潜意识中意味深长：第一层意思是现在还在坚持作为一个诗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保持一定的闲心，痴心不改地沉醉在自然的原色，高屋建瓴地倾听世界前进的脚步，或者闲云野鹤式地沉浸于一些浪漫、乌托邦式的情思中依然非常生动而令人羡慕。因为更多的人早已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事，也没有时间去想象“高空的飞鸟”怎样“减轻了我们灵魂的重量”；第二层意思是现在坚持作为一个诗人可能有些可惜，这是旁敲侧击式的劝告



与关心，还算聪明又有见解的人跋涉于诗歌的道路，好像没有必要和不太值得，简言之，世界花花、洪流滚滚，清高的姿态反而让人觉得迷惑；第三层意思是倘若你答说不那么执着了，会使人感到如释重负。原来世界已到了边缘，哲学家们已不屑思考，诗人已不提笔创作，他们的灵感丧失殆尽，想象力已经枯萎凋零，也罢，更用不着作高姿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过得简单洒脱些，随波逐流更好。的确如此，近年来，不少诗人特别是年青诗人们纷纷抛掷他们的彩笔，美好的东西落进他们的脑海里激溅不起点滴浪花，黑漆的东西撞在他们的胸口上已发不出丝缕悲愤，一切相当正常，就像经济学家们不愿埋头研究、不愿在枯燥的数字中寻找规律，更多的是去庸俗经济学中打个漂亮的滚或夹起讲义夹油光满面四处讲学，画家们不愿往高处攀登忽然停步制作裸画出售或突变成广告设计专家一样。事实好象告诉了我们沉默的诗人们已经沉默了，不沉默的还在倔强地歌唱，犹如寒风中奔疾的战马。不过，等待，更多的时候会等来空白，放弃与否则是诗人自己的事，无可评说与指责——毕竟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毕竟人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就像旋转的星空，有些星辰总要陨落，有些只是运行着一只空空的躯壳，只有极少数还坚持着发出深刻的光亮。

那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诗人何为？或者诗人从那里寻找创造的源泉呢？这是个极大题目。试举两个例子。首先的一个例子，是有一年春节回家，邻居的老婆婆看到我后的高兴，后来她慨叹人与人之间亲情的消失，孩儿在外经商，出去回来后仿佛看不到她的存在，唯一幸好的是还有几个祖孙辈的孩子能凑了不少热闹，接着她长长地叹息一声：“唉……”——我在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中听见了老去的不可挽回的失意；听见了对人情繁荣时代的眷恋；听见了人类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憧憬与追忆。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惊异地联想到了诗歌，难道也会蜕变成这一



声叹息吗？是田园的挽歌？抑或是沉痛的倾诉？但无论怎样，眷恋也罢，向往也罢，永远是人类心灵的精髓部分，就像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失去的初恋，缅怀往日的欢乐、青春的容颜一样，诗人又总不断地寻觅和发现，不断地梦想和追求，不断地在忧患中重视生命中那些看起来平淡却又极为珍贵的东西。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命题。对于人类的未来，我们应持的该是谨慎乐观的态度。乐观即仍抱信心，若把人类的命运前途说成布满阴影，或者干脆：死路一条，这于已于人于后代不利，你的语言就若瘟神。但谨慎当是一种保留，因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有赖于地球资源的不断消耗和自身环境的不断破坏，而资源的终有尽日及环境的日趋恶劣会迫使人类的目光落到海洋、太阳乃至外星球之上，未来难以预测，人心就惶惶而不可终日。比如，人类战争的威胁看似小了，其实依然潜伏着庞大的危机，不断明目张胆或暗渡陈仓而骤增的核武器恰如拎在某些国家领导人身边的核密码箱，总存有被歇斯底里症患者窃去滥用的危险，人类的命运极有可能最终毁灭于自己手中。所以，诗人、作家们倡导的“团结起来，为彻底消除核武器促进永久和平而努力”的呼唤虽然单薄，但体现了良心和真诚。举此二例，似可告诉诗人的可为。当然，诗歌所能表现的范围与对象很广，但无论如何，诗人不仅要充满睿智，更要充满反思和前瞻，具有哲学家、美学家的眼光，创造更好、更能感染人的优秀作品。

若干年前，新疆山沟一位老农在一位诗人于他家中作客情绪低落时劝他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诗人呢？没有诗人的国家能算是国家吗？”也许没有人留意这些微小的语句，我感到了大白话式的朴素和真挚。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在市场经济建设中不断发展和壮大，当各行各业都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刻，我珍惜诗人这神圣的名称。我们除了需要科学家、教育家、实业家、商业巨头、金融家之外，同样需要诗人、作家、艺术家，共同地推进时代繁



荣和进步。

“我的手中举着青青的枝条，心中奔涌蓬勃的绿色。”诗歌就是我的枝条、就是我的绿色。我矜持地保留着美好的愿望、深切的期待，并努力地寻找一把美好的钥匙，开启自己的智慧之源。也许诗于我只是一个遥远的情结，即使是一种美丽的痛楚，我也乐意承受。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学习与思考，以增加底蕴，以兑付在漫长生命之旅中我的真诚的承诺。因为我正在不断地走向成熟，我逐渐听到了我灵魂中的声音：

我没有后悔，成长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诗人，我感到无限的荣耀。

2004年12月改定